



《周末》 吕三 作

隨筆

## 在乡村

潘采夫

人的命运像一条河流，经常会出现分岔，殊途同归者少，而渐行渐远的多。四叔玉彬长我一岁，堂叔玉国与我同岁，我们三个同一天上学，同一个班级，每天在一块玩，一直到小学四年级我离开小濮州，像河流一样分岔了。

我上一年级时，大约是五岁多。我是班里最小的，同班学生有的比我大四五岁。田孝林老师教我们时间最长，他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在户部寨那一年，父亲每周骑自行车去乡里，周末再骑车回村，我就坐在车的后座，走在乡间的林荫道上，听他吹着

口哨。晚上在学校附近散步，他还自娱自乐唱起《木鱼石的传说》《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听众只有我一个人。我当时能唱完整的是两首歌——《回娘家》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没有音乐课。

一年后，父亲又把我带到了濮阳市。他那时三十一二岁，现在看来绝对志存高远，已经当了乡学区校长，管七八个小学，还要去市里应聘当小学老师。他后来对我说，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把我和弟弟妹妹拉出来，让我们到城里上学。父亲的这个决定，对于我和弟弟妹妹来说，确实是命运攸关的一步。

我在市里先上小学，再上初中。四叔在村里上中学，同时帮多病的爷爷奶奶干活儿，他们在家炸好油条，他天不亮就骑车载着油条到各村去换，把油条换成粮食，拉回家再去上学，到初二就退学了。现在他40岁了，我们一块去离小濮州10里远的村子，村人一见他还打招呼：“这不是小濮州换面坨子的小孩儿吗？”

玉国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四爷，对玉国的期望值高一些，他曾到市里跟我同班上过一段时间。小学毕业去考濮阳最好的县三中，以半分之差落榜，当时少半分掏800元可以入学，四爷掏不起那个钱，让他复习一年再考，结果差的分数更多，只好回小濮州中学，最后不了了之了。十六七岁时，四叔去市里一个饭馆学厨师，几年后去本地啤酒厂当工人，啤酒厂倒

闭，四叔下岗，到北京一个婚庆公司当司机，还给报社当过发行员，两年后回濮阳，去我父亲工作的学校当了临时工。玉国退学以后，去东北种地去了，后来他讲那真是闯荡江湖，他当时才18岁，有人看他聪明过人，就给他钱一块去赌场赌博，帮人挣过不少钱。几年后回村，实在无事可做，就去北京一个饭馆当了服务员，干了很短时间，经理看他非池中之物，实际是管不了，就请他走人了。他就去广东当厨师，去安徽当厨师，这两年在村里竞选成功，成了小濮州的村支书。

在10年前的北京，是我和玉彬、玉国人生中难得的交集，我们叔侄三个，一个婚庆公司司机，一个酒店服务员，一个小报的广告业务员，也可能已经当了编辑，在南二环边上的三路居村一间小平房里，喝酒吹牛聊着心事，感慨在北京的艰辛。面对我的儿时玩伴，我总会有一些歉意，我和他们唯一的差别，不是出身，不是智力，是机会，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造成了我们命运殊途。用好友“十年砍柴”的话说：“在乡村，多少英雄埋没在草泽。”从这个意义上讲，小濮州村现在的孩子，大多能到濮阳上中学，和城市孩子一样考大学，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1987年，当我和父亲搭上长途汽车，在一个夜晚走进尘土漫漫的濮阳，平生第一次踏入城市，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永远地分开了。

生长在村里，一年四季，我最喜欢秋天。山是红的，一夏天桀骜不驯的针叶林被一场秋霜废了武功，山林沟壑层林尽染，向来我行我素的天气也变得清香温润；果园里、山坡上，自由生长的各类瓜果，散发着诱人的气味，远远就可闻见；地头的玉米、高粱、红薯、南瓜、山药也以不同的姿态炫耀着自己，饱满的果实和作物，瞬间让人食欲大增，成为金秋时节田野柴火饭的主要食材。

从猿到人，比邻而居，早已不再野外用餐了，所以金秋里的柴火饭，不是所有人有机会遇到的，这得有口福的人才能享受到。

回到村里务农，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身单力薄，就是一个“小屁孩”，跟在大人后面晃荡着春种秋收。地里的重活做不动，每天无非就是安排些牵牲口、撵羊群、做一些跑腿的营生，包括秋收时给社员往田间送饭，当然挣的工分也不多。

记得每天给社员送早饭时，在家吃过早饭，就开始挨家挨户去收集他们的饭盒。社员居住分散，需要转半个村子。总共十几份，有的装在铝饭盒里，有的用砂锅盛，饭菜也是五花八门，稠稀不均，平稳紧凑地放在箩筐里，否则容易洒出。几天之后，我就熟门熟路了，知道先去谁家后去谁家为最佳线路。看每家的饭菜，也能摸清谁家的光景好点，哪家主妇会过日子。不过，那个年代，大部分人家的饭都是小米汤里放入玉米面煮熟，有城市上班的个别人家，存点细粮，偶尔做点挂面汤，搭配两个窝头。每天早上，我清点好数量，闻着饭香，哼着小曲，挑着担子一溜小跑，开始奔往目的地。重担在肩，小小年纪顿时有了自豪的责任感：地头有十几个人干重活，正饿着肚子，眼巴巴地等我，他们清早6点就到了地头，所以不能有丝毫的怠慢。地头距离村子有四五里路程，都是蜿蜒山路，两旁长满蒿草、荆棘，不小心就被绊倒。我徒步往返一趟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十几份饭虽然不重，但路程长了，一会儿就浑身开始冒汗，小腿发软，还要时刻操心，不敢掉以轻心。

怕什么就来什么。有一次，我踉踉跄跄挑着十几份饭，到离村较远的驮河梁送饭，大汗淋漓地走了约40多分钟，眼看快到头了，远远望见叔叔大爷蹲在地头抽烟，说笑声清晰可辨。齐腰高的蒿草，划在我的脸上生



《暗香》 王亚中 作

乡愁

## 柴火饭

白青松

痛，我全然顾不上这些。就在一步之遥处，没留意脚下的杂草，身子一倾，向前扑倒，由于惯性，收不住脚，竟从一道小坡上滚落下去，丁零当啷十几份饭散落一地。我哇一声哭出声来，不是因摔伤膝盖疼，是担心这些人吃什么？见我哭得伤心，这些叔叔大爷赶忙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安慰我：不要怕不要怕，没有摔着就好。众人帮着清点了一下现场，铝饭盒的饭盖得严实，基本没有洒，只是砂

锅里的汤汤水水全漏光了，十几个人的饭只剩下六七份了，显然不够吃，再返回去重新取饭，时间来不及，再说家里恐怕连锅也洗啦。大家只好匀着吃。这时，年逾六旬的五成大爷急中生智，他说有锅就不会饿着。他将近前的红薯、土豆翻出来，又到玉米地里寻找了十几穗嫩玉米，打发我拿上砂锅，到附近河沟把红薯、土豆洗干净，一再嘱咐这回可不敢把锅也打了。

我当然小心谨慎了。清洗完锅返回，用铝饭盒打满水，就地取材将一堆柴火点燃。青烟袅袅升起，秋天的柴略显潮湿，烟大，不好着，但大家有的是耐心，用锋利的铁锹把食材切开，把砂锅架在火堆上。一会儿，香气四溢，整个驮河梁弥漫着原野特有的气息。绵墩墩的红薯、山药蛋，香嫩的玉米，吃到嘴里才切实感受到纯天然的美味。大伙儿围着火堆大快朵颐，快活如仙。一会儿，队长转悠过来，我担心他会斥责我们，现场的姚大爷解释：孩子把饭打了，凑合吃点。队长没说什么，笑着坐下和我们一起吃起来……

其实，田野烧烤，我们也经常吃，只不过小打小闹，比如夏天烧麦穗，把一小把麦穗攥在手里，点一堆火，麦穗烧得噼里啪啦，香气弥漫。秋天烤嫩玉米烧黄豆，总是吃不尽兴。比较有趣的就是霜降以后，寒气来袭，社员到了地头，先点上一堆火取暖，坐在火堆边东家长西家短聊一会天，说说村里的见闻。深秋季节，地里农作物大多都收割回去了，我们就到地里四处翻拣遗漏的山药蛋、红薯、玉米，每次都可以找到一大堆，扔进火堆里烧烤，烤熟后吃得嘴角发黑，荡气回肠，似乎穿越回到久远的人类初期。

随着生活的变迁，我离开了故土，来到城市，再也没有品尝过柴火饭，有时偶遇马路旁卖烤红薯的小贩，四溢的香味会唤醒我少年时的味蕾，忍不住驻足问价，但动辄每斤五六元的价格又望而却步，这在40多年前，可以买下100斤红薯。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故乡一望无际的田野景色依旧，只是当年我给送过饭、一起吃柴火饭的长辈都已化成一抔黄土。常常梦回故乡，依稀看到那些纯朴如泥土的乡亲们从山梁上走来，聚拢一起，炊烟袅袅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柴火饭的醇香……

人物

此时，华坪女高虽然免了很多费用，伙食费却还是要孩子们自己承担的。因为没有钱，黄付琼在女高读书的时候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就吃一个白馒头加开水，中午只吃5角钱的白米饭不吃菜，下午放学后大家都去食堂吃饭了，她却在教室里唱《红梅赞》。当时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在吃晚饭的时候她却一个人在教室唱歌，都以为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后来，张桂梅了解到了她的情况，学校就承担起了黄付琼的全部生活费。

黄付琼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随后在上海结婚成了家。可以说，她也是一个被张桂梅改变了人生命运的寒门女孩。黄付琼没有忘记张

桂梅和华坪女高对她的培养，当她能够自食其力后，每年都会从自己的收入里拿出一部分钱来，捐给华坪女高。2015年9月15日，华坪县城突降暴雨，穿城而过的鲤鱼河洪水倒灌进河岸两边的城区，在这场多年不遇的洪涝灾害中，黄付琼家也深受其害。这时候，让黄付琼牵挂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家人，还有恩师张桂梅和母校华坪女高的学妹们。于是，黄付琼很快从上海赶回华坪。

她到华坪的第一时间，就先去学校看望，看到学校安然无恙以后才回去看望家人，投入抢险救灾。当黄付琼得知家里领到救灾物资的时候，她让父母把救灾物资都退回去。她说：“在女高的三年，我接受的教育都

希望出版社

90

陈洪金 著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是要先人后己，回报社会。现在我们家虽然受灾了，但是失去住所和亲人的乡亲们受灾更严重，他们更需要这些物资。”安顿好家人后她拿着钱到学校说是要捐款，张桂梅告诉她：“孩子，现在你们家也正是困难的时候，学校不能接受你的捐款，等你们家里渡过了难关，再来帮助学校吧。”

山西教育出版社

90

赵树义 著



《折叠的时空》节选

枝叶搭架两岸当中，少有空隙，不得不让人怀疑，此地的流水可有波光？一沟植被多样如斯，丰茂如斯，实属罕见。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置身此地方能体悟到，立体不过是平面的折叠，流水便是时间的断续。老杨说这里从前是原始森林，所言应不虚。但大火烧的

是山，不是河流，即便河沟遭到火蛇践踏，恢复起来也快得多。那场大火至今已20多年，森林虽不复当年，植被却不亚于当年。这就是自然，自我疗伤之功远非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人呵护，定会给出丰厚回报。

跟着老杨埋头行走半天，豁然开窍，所谓山路，其实便是水路，山路一直与河道并肩，此一刻，我们不过是逆水而行罢了。想明白这一层，便觉山中小路并不难找，老杨之所以轻车熟路，不外乎三点：一是看水；一是看太阳；走得多了，还可以以山、庙或大树为参照。不在于道理深奥或简单，在于思考让人愉悦，人愉悦，山便欢喜，水便欢快，这也是人与自然天性中隐含的一种默契

吧。心情顿时开朗，思维也简洁起来，一路上，脑子里反复缠缠绕绕着流水响亮，流水响亮，流水响亮……似乎有了这四个字，便懂得一条沟，懂得这条沟，便懂得一座山。

终于看到流水，却是一道瀑布。

或因这道并不高的红砂岩，树与树终于错落出一片空地，岩石上的青苔曝露出来，溪边的黄花曝露出来，瀑布和流水清澈如婴儿的眼眸，也次第曝露出来。青苔之青翠难以言表。黄花之嫩黄难以言表。瀑布和流水之清澈、之清凉难以言表。细部之美几近极致，但也仅限于细部而已。撇开这些，无论气势，还是形态，溪流都无特别之处。

纪实